

叶
兆
言

马放南山



中國華僑出版社

马放南山

叶兆言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目 录

报纸上不谈文化.....	6
报纸上不谈文化.....	6
圣诞夜，干什么.....	7
文化人和菜价.....	8
拿什么吓唬孩子.....	9
年关将至.....	10
过年的话题.....	11
羡慕的一个朋友.....	13
黑的鸟.....	14
风景区南山.....	15
长大当爷爷.....	16
阿房宫的阿.....	17
我穿睡衣我怕谁.....	18
大千世界.....	19
生日怎么计算.....	21
愤怒的力量.....	22
名不正言顺.....	23
有限开禁.....	24
上网太容易.....	25
风景的寻找.....	26
马放南山.....	28
人民的温泉.....	29
沙家浜的记忆.....	30

凭什么自信.....	31
中产阶级的门槛.....	33
养在深闺人已识.....	34
NBA 时间	35
给自己理发.....	36
上海男人.....	37
东方的俾斯麦.....	39
不快乐的世界杯.....	40
你赌谁赢.....	41
不能不恐韩.....	42
别指望为帅哥守夜.....	43
爱好摄影的年代.....	44
日本人看到了什么.....	45
语文和我们的关系.....	46
没有空调的日子.....	47
享受蚊帐.....	48
翻越高黎贡山.....	49
国殇墓.....	50
怀旧的西瓜.....	52
七月流火.....	53
赤日炎炎，何以消暑.....	54
旅途中读什么.....	55
去北京的飞机上.....	56
试玉要烧三日满.....	57
老外说汉语.....	58
去东山吃螃蟹.....	60
赛珍珠眼里的中国.....	61
路过歌德故居.....	62
尊贵的熊猫.....	63

是谁扳倒了和珅.....	64
古代文人的当官.....	66
过去的好日子.....	67
成人素质教育.....	68
我怕了你，病毒.....	69
少年心事当拿云.....	71
今天不是好日子.....	72
走进晓邦故里.....	73
一片归心拟乱云.....	74
最堪思何物.....	75
文化中的南京.....	76
能感受的幸福.....	78
我们心中的孔夫子.....	79
多花些时间.....	80
纯真年代.....	81
贵族长什么模样.....	82
有了钱以后.....	83
王羲之怎么死的.....	85
古人也曾包装.....	86
爱杀诗人.....	87
痛哉，助力车.....	88
丢了助力车以后.....	89
鱼在哪，熊掌在哪.....	91
凯旋而归.....	92
排水沟引起的思考.....	93
走好了，金磊.....	94
记忆深处那套旧房.....	95
该享受的服务.....	96
股民的家属.....	98

黑鞋子白袜子.....	99
为马尔克斯祝寿.....	100
贼情报告.....	101
百姓日用即道.....	103
举子过夏和夏巢.....	104
学以致用.....	105
环球同此凉热.....	106
夏天的事故.....	107
美文的大赛.....	108
年轻，说什么好呢.....	110
关于《色·戒》	111
萝卜烧青菜.....	112
苏州人牛在哪.....	113
冬夜里的蚊子.....	114
答非所问.....	115
因为平静，所以怀念.....	117
遭遇大雾.....	118

报纸上不谈文化

报纸上不谈文化

报纸上写了一组文章，遥望历史，谈过去的老南京。虽然掉书袋，自以为还说了些东西，老婆大人看了，十分不满意，说这样的文章，一篇连着一篇，压根没人要看。

我是十二分委屈，好心成驴肝肺，白吃了苦头，一肚子不痛快。我说有许多掌故，淹没了可惜。

老婆立刻不屑，说别卖弄你知道的多，别人知道你不知道的事也很多，凭什么你感觉良好，自己知道的，要别人也得跟着知道。我说我只是觉得它们有趣，老婆说有没有趣，不是你说了算，要读者说了才算，读者是检验对错的标准，以往你写的那些破文章，别人见了，还会跟我打个招呼，说又看见你男人写什么了，现在呢，不是煞你的风景，你整的那个什么故，我不要看，我周围的人，也不要看，都不要看。

我告诉老婆，说有人觉得这些文章挺有文化，香港方面看了，就很满意，准备连载，还有什么报纸也有兴趣。老婆懒得再跟我罗索，低头看报，我们家订了一大堆报纸，她根本看不过来。想虚心听听女儿的意见，正好有一门功课要考试，满脸的不耐烦，说没时间读报，说你别忘了，我读中学的时候，你到我们学校去做讲座，公开号召学生不要看报，结果我们班同学都觉得你脑子有毛病。

真是打自己耳光，我心有不甘，电视也不看了，跑到卧房给一位老朋友打电话。老朋友是大学里的名教授，绝对是个有文化的主，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他正在网上与女网友聊天，心猿意马，半天没弄明白我想说什么。问他这组文章要不要继续写下去，他噤里啪啦敲打键盘，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说写也行，不写也行。这显然是让我不要写了，因为答案之一分明有客气的成分。老朋友说你这

是多心了，是见外，我怎么会跟你客气，老朋友要讲客气，那就不是老朋友。

说到最后，发现他并没看过我写的这组专栏文章，他跟我敷衍半天，魂早给女网友勾去了。

他安慰我说，你这些文章，我不用看，就知道肯定有文化。不过作为老朋友，我不得不提醒你，有文化的人，基本上不看报，因此你也没必要吃力不讨好，在报纸上玩什么文化。我说我怎么玩文化了，我又不是大学教授。

挂了电话，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没文化的，譬如我老婆，有文化的，譬如大学的名教授，都对我的文章没兴趣，既然如此，这狗屁的故还整它干什么。

走出卧室，看着正在收拾报纸的老婆，我宣布要改弦更张。我说以后不整故了，不在报纸上谈文化，改谈自己的现实生活。老婆一怔，仍然还是不屑，说你整天坐在家里，有什么现实可谈。

圣诞夜，干什么

十年前某夜晚，要找一个外地的老朋友，有什么急事忘了，只记得打了无数电话，都没人接。事情紧急，突然想到打电话给另一位熟人，托他帮我寻找。那时候手机尚未普及，这位熟人有寻呼机，一呼就抓到了。熟人十分热心，听我解释，连声说找到他也是白搭。那天是圣诞之夜，熟人说换了平时，立刻把我要找的朋友“捉拿归案”，但是那天晚上不行，绝对不行。

中国的圣诞之夜，是单身贵族的节日，是年轻小资们玩情调的时刻。我要找的那位朋友，喜欢时髦喜欢热闹，年纪不小，却是离婚不久，仿佛一只刚从牢笼里放出来的猴子。在这样温馨的夜晚，要想找到这位春心荡漾中年人，差不多是大海寻针。

正是从这天开始，我才明白圣诞夜不仅仅是小孩子的节日。同时也感悟到，要考察一个中年男人的心态老不老，花心不花心，只要看他对圣诞节的态度就足够。

这几日天气忽然暴冷，小区的一个水池子结了厚厚的冰。于是惦记吃火锅，附近有家“口外羊”，价廉而物美，天天爆满。掰着手指算，最合适的日子是这星期六，周四、周五有活动。打电话先去预订，然后向女儿汇报。女儿一听，立刻严重不乐意，说怎么不事先商量。我说不是不上课吗，女儿说课是不上，可这

个星期六是什么日子。

原来又是圣诞之夜。我灵机一动，说我们也凑热闹，正好过个洋人的节。女儿不领情，不屑地说谁跟你们一起过，圣诞节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女儿的话是对的。洋派的圣诞之夜，与我们确实没关系。圣诞节在中国，更像一个儿童节，像一个成人过的儿童节。存在决定意识，在我父母那一代人眼里，圣诞节是洋人的节日，而且性质属于资产阶级。我不至于像老人们那么落伍，但是在女儿眼里，我们这一辈，和爷爷奶奶一样。

如今的独生子女都被宠坏了。女儿已大学三年级，要说她对圣诞节的感情，与小学三年级没本质区别，一定会暴跳如雷。记得刚上小学那会，也就是玩玩圣诞贺卡，女生送，男生送。贺卡数量多少，与女孩子的感觉良好成正比。印象最深的，是女儿清点贺卡的神情，远比做艰难的奥数题还专注。

我不知道女儿当年是不是得到贺卡最多的女孩。不过，有一个节日能让孩子惦记，让成年人欢乐，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据说现在的孩子，已不在乎贺卡，纸质贺卡正变得古老。眼下流行短信，流行圣诞狂欢。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与我一样，没把圣诞放在心上。女儿为不能与父母在一起感到歉意，她说圣诞夜，你们干什么呢。

文化人和菜价

家住河西的龙江，常听周围人报怨，说这菜价昂贵。我一向好多管闲事，听到这样的议论，立刻到处传播。好顶真的人就顶真，口说无凭，硬逼着我拿出具体数字，我一时嘴拙，只好向老婆请教。请教有时候并不是好事，不耻下问也会蒙人，虚心弄不好会变成心虚。你把不知道的事藏在肚里，别人也不能把你怎么样，说出来反而露怯，自取其辱，是把嘴脸伸出去叫人抽。老婆引经据典地说，要想知道梨子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要想知道菜价，最好的办法便是自己去买菜。在一篇文章里，我无意中说到了老婆没文化，她因此耿耿于怀，逮到机会非要报复两句，随手就是一记冷拳，她说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瞎起什么哄，为什么非要讨论那些自己不清楚的事情。

起哄是文化人的毛病，文化人最好一个起哄。文化人在一起，不仅会谈论菜价，谈股票，谈房地产，而且喜欢各种小道消息，大至战争，小至足球黑幕，没

有不知道的事。有文化人的地方就有热闹，就有是非，一位容易愤怒的朋友私下抱怨，说如今文化人手机里，全是不堪入目的段子。他的话足以让人汗颜，我是几乎不用手机的，平时很少有人发短信过来，前几天参加一个会议，上面作报告，下面就用手机互发短信，结果我那手机立刻有些不堪入目。

文化人还有一个毛病，是喜欢说别人没文化，标榜自己有文化。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别有用心地颠倒过来，宁可自己没文化，一定不要说别人没文化。像老婆没文化这样的话，以后绝对不要说，当然也不能说她有文化，真这样露骨地拍马屁，更会招骂。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老婆别提到文化这个词，夫妻之间谈文化，跟第三者插足一样麻烦。

文化这破玩意，从来不是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平心而论，龙江这边的菜价昂贵，也是咎由自取。南京人都知道，住在这里的，多是学校的老师和机关的干部。这年头，只有文化人，才配当老师当干部。此地已被誉为本市的“高尚文化住宅区”，高尚加上文化，如此动听悦耳，菜价不上去也得上去。

文化人和菜贩子，几乎同时成了文化的受害者。千万不要误认为在这当菜贩子，就可以赚大钱，这里的摊位贵得离谱。同样道理，说这的居民有钱，真正有钱的肯定捂嘴窃笑。会叫的狗不咬人，会嚷嚷的文化人，注定也发不了大财。我认识的发了财的文化人，都从这搬走了。

说句煞风景的话，别看今天这里热闹高雅，日后成为文化人的贫民区，也不是不可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天下大势，凭什么就老是应该文化人占便宜。当然，事实的真相，是文化人也没占着什么大便宜。

拿什么吓唬孩子

进入独生子女时代，为人父母免不了要谈这话题。养不教，父之过。我一向自恃有独门暗器，到关键时刻，以不让小孩去学校为要挟。女儿小时候，骗她吃牛奶，机关算尽没奈何，只能威胁不让上学，立刻乖乖地喝下去。

父母在眼里狗屁，老师在心目中英雄，对付这种孩子，这一招屡试不爽。孩子天生分成两种，怕老师和不怕老师，譬如我小时就畏师如虎，老师一言九鼎，说东，不敢往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课堂上老师在讲苛政猛于虎，我在纸条上写出来的字，却是“老师猛于虎”。

最让人哭笑不得，是有人拿我当恶人吓唬儿子。好友威胁上小学的儿子，如果品行不端，我这个耍笔杆子的伯伯，便会如实地写在文章里。天知道怎么会有这个奇思妙想，荒唐之处在于，宝贝儿子天不怕地不怕，偏偏还吃这一套。为什么有人会害怕媒体，这是现成案例。好友说这儿子日后肯定是角儿，因为只有是个人物，才会如此在乎自己的公众形象。他恳求我在报上，逮着机会狠狠表扬他儿子几句，说你没在文章中写到他，都已经害怕了，真要是写出来，我儿子日后见了你，肯定会像崇拜明星一样。

好友妻子悄悄告诉我，说这孩子的未来志向，是当报社老总。问为什么，说老总掌握生杀大权，到时候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想不发什么就不发什么。我笑着说，这小子不怀好意，他要如了愿，我大约会没有饭吃，因为还没当上老总，已经跟我暗暗结了梁子。

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越来越黔驴技穷。昨晚有个聚会，大家一起说孩子，没考大学的，羡慕已考上的。最后话题又落实到如何吓唬子女，都感慨与时俱进，家长们引以为豪的那些武功绝技，像过期的磁卡一样不管用。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吓唬孩子，而是开始吓唬父母。做爹妈的无论多英雄虎胆，有一天孩子跑回来，说要放弃高考，肯定惊出一身冷汗。理论上说，上大学没什么了不得，对于今天的父母，孩子真不准备上，也和世界末日差不多。

最糟糕的不是不上大学，还有更邪乎的。某老总有位刚成年的千金，说一不二，突然心血来潮，不远千里去和陌生网友见面。老总管得住员工，管不了女儿，只好隐身陪同，像特工一样。故事的发展险象环生，听者心惊肉跳，都庆幸不是自家孩子。有人说，老总要是儿子就好了，男孩子要省心许多。立刻有人反对，好不容易养大了一个儿子，这么冒冒失失去见莫不相识的网友，也一样凶险，要是遇到一位如狼似虎的坏女人呢。

年关将至

楼下见到一张布告，标题记不住了，不外乎是友谊提醒，打头四个字赫然写着“年关将至”。内容是提高警惕性，很快要过年了，进城讨生活的民工就要返乡，正是发生失窃的高峰，大家请关紧门窗。

布告很快撕掉了，想再次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踪影。撕布告的人大约

与我有共同想法，觉得它过于刺眼和伤人，目的可能是防贼，结果却可能招贼。不能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看人，将心比心，我要是辛苦了一年的民工，见到这种极富刺激的用辞，第一个冲动也会骂娘。凭什么这么妖魔化民工，一个人若有贼心，未必非要等到年关将至，这布告的打击面，宽广了一些。

多年以前，写文章的人常把民工写成农民工。后来就改了，去掉了“农”字。社会在进步，农业为基础也很少有人说起。我们小时候，总说工人老大哥，农民是二哥。大哥领导一切，二哥倒霉透顶，没有工资，吃不到商品粮。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现在差不多，都是替人打工，都是靠力气靠手艺吃饭。要说还有区别，也就是年关将至，二哥还得回农村老家过年。

回家过年是件快乐的事情，走遍天下，过年回家。我认识的民工，不少已发了财，回家是衣锦还乡。口袋揣足了钱，心情也就好了，看到墙上年关将至的布告，禁不住要冷笑。这年头，只认有钱没钱，没钱就是小人，有钱就是君子。只有糊涂蛋，才会死守乡下人城里人的传统概念不放。

事实上，有许多民工不回家过年。毕竟发财的是极少数，这些年，不回家的越来越多，不是不想回，而是种种理由，让民工不愿意回。前些日子，与一位送货司机聊天，听他说起顾虑，心里很感慨。离井背乡难，回家也难，有了自家的卡车，家乡人看着是混阔了，其实一年忙下来，挣不了多少钱。回到家，该孝敬的孝敬，该打发的打发，一张张人民币水一样淌出去，等于一年白忙。

民工的艰辛有目共睹，生活在城市底层，境遇不过比拿低保略好些。同是天涯沦落人，毕竟还有一把力气，能靠劳动靠手艺吃饭。今天的城市生活，很多地方都靠民工在支撑，无论多肮脏的活，都有人干。民工让社会变得多元，变得丰富美丽。

不能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年关将至，恭喜发财，大家平安，不要再给民工心里添堵，增加不痛快。

过年的话题

快过年了，报纸上要组织版面，免不了谈过年。电话铃声不断，记者小姐的细语不绝于耳，有约稿，有电话采访。我照例先回绝，然后在记者的追问下，勉强说些什么。

有记者问，过年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这是非常典型的提问，聪明的不聪明的都这么问。我通常也是实话实说，没什么最深印象。过年就过吧，年年要过的，就像要吃饭睡觉，顿顿要吃，天天要睡。有一年，记者问赞成不赞成燃放爆竹，我说不赞成，结果报上登出来，紧接在后面发言的一位名人主张大放特放，说这是一种传统民俗文化，象征着喜庆吉庆，象征着民族和家族的繁荣。我不赞成，倒显得没有文化了。

不由地想到了另一种民俗，烧纸钱祭祖。我不赞成大放爆竹，说白了，是嫌太闹。文化不文化，从来都是蒙人。想起了那时候，凡和传统沾点边，统统成了封建。有一年在外祖母家过春节，在舅舅的带领下，竟然偷偷祭起了祖宗。我的一个上海表弟开始胡说八道，说看见供桌边坐了几个老人在喝酒，其中一个长得很像我的舅舅。长辈们立刻认定是死去多年的外祖父。表弟那时候才七八岁，童言无忌，他这么随口说说不要紧，把我们一帮孩子吓得不敢，两个表妹顿时花容失色。

祖父过世时已经九十四岁，母亲提出来要祭祀，仿佛乡间那样供一下。父亲说，祖父生前从来不相信这些封建迷信，还是免了吧，于是就免了。这年我三十一岁，自记事以来，家庭成员中第一次有人病故。也是在同一年，八十四的外祖母逝世。四年后父亲又突然病逝，非常突然，好端端的，说没了就没了。

父亲的过世，让我感到很悲哀，很无奈。生死相隔，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只能是笨拙地烧烧纸钱，每年三次，一是在清明，上坟的时候。一是七月十五，民间的所谓鬼节。还有一个就是大年三十夜，不仅要烧纸钱，还要在家里三荤四素地祭奠。

现在流行到外面去吃年夜饭，既热闹，更省事，稍稍好点的馆子，早在几个月前就预定一空。母亲和我商量，是不是也与时俱进，干脆到外面去吃一顿。我知道豁达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不会缺钱花，也不相信他在大年三十，会跑来与我们在一起度过除夕，虽然有些心动，想到已成为惯例的祭奠，想到那个含有特定意义的三荤四素，还是决定放弃去外面吃年夜饭。

羡慕的一个朋友

也是因为过年，突然想到了远在深圳的李潮。我的童年十分寂寞，朋友不多，能记住的更不多。从开始记事，我就认识李潮。我们曾经是最好的兄弟，他一直是我非常羡慕的人。

很多理由可以让人羡慕这个李潮。首先是羡慕他们家的热闹，李潮有个非常和谐美满的家，从旁观者的眼睛看，他们家是最民主，一家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充满欢声笑语。我印象中，李潮的外公外婆始终像孩子一样天真，他父母也永远童心犹存。

小时候，我没地方可去，常跑到他们家玩。一个漂亮的小学女同学，住在这院子的同一栋楼上，那年头，男生女生不说话，每次去李潮家，见到那位女生，我心头就会咚咚乱跳。

李潮的父亲是作家方之，是我父亲最铁的哥们。他们的命运紧密联在一起，一起被打“右派”，一起平反。我当年并不太明白这个戴着深度眼镜，长相有些奇怪的人就是作家。如果有人问我，父亲最好的朋友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方之。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一直为不能像方之那样全家下放感到遗憾。他相信不能享受同等待遇，是因为自己的罪行比方之更为严重。与父亲的想法不同，我感到悲哀的只是，轰轰烈烈的下放，让我失去了儿时的唯一好友。

下放中断了我和李潮的联系，但是对他的羡慕，却一如既往。有一年，父亲的一个朋友过来闲聊，谈到了在苏北农村读书的李潮，说他现在能写一手好字。再以后，又听说他去了广播站，舞文弄墨，已是个能写漂亮文章的才子。

我从不掩饰自己对李潮的羡慕，他曾经是江苏甚至全国最优秀的青年作家。也许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才名有多大，对我的刺激有多深。才华横溢这样的词汇，用在他身上，绝不过分。说老实话，如果没有李潮，我很可能不会想到写作，更不会成为作家。我不明白他最后为什么放弃了写作，毫无疑问，他显然要比我更有才华。我只能这么想，一个人的终极选择，总是有他的特定道理。

时至今日，我对李潮的羡慕仍然不减。我羡慕他能选择毅然离开南京，人挪活，树挪死，想到自己最后将要没出息地老死在一个城市里，真是有些不甘心。

十多年前，李潮撒下老母去深圳打拼，刚去那几年，回来过春节，我们还能见到，胡乱地说些什么。后来就很长时间不会面，偶尔能听到一些传闻，都是说他现在如何了不得。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和李潮成天泡在一起，是地道的文学青年，像童年一样亲密无间。我们是感觉良好的大学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那日子如今回想起来，恍如隔世，说给别人听都不相信。

黑的鸟

不知道这鸟叫什么名字。大约前年开始，每到冬天，最寒冷的日子，便飞到小区来了。从我家的窗户望出去，它们歇在不同的楼顶上，黑黑的，傻傻的，让人难以琢磨。许多年前，我住在湖南路附近，天天去玄武湖公园散步，见过这种黑鸟，通常都是一两只，在雨后的草地上跳跃觅食，飞过来飞过去，效率很高，常看见嘴上衔着长长的蚯蚓。

前些天，我完全被这些黑鸟震住了。天知道它们是从那钻出来的，一个个就像开会那样，都停在东窗下省长楼的小屋顶上。第一个印象，是觉得这不真实。一块不大的屋面，聚集了将近四十只黑鸟，密密麻麻，呆头呆脑。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呀，个头比鸽子略小，人多势众，鸟多了也会胆子大，距离很近，我从窗里里看它们，它们也透过玻璃窗看我。

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本该是独立行动的黑鸟，变得成群结队，有恃无恐。天色灰暗，快下雪了，黑鸟们无精打采，仿佛电影《哈里·波特》里的一个镜头。因为有了这些黑的鸟，我真怀疑会有一个女巫突然出现，她衣衫褴褛，轻轻敲打玻璃窗，随手递给我一把会飞的扫帚。我现在可以大胆假设，那些神神鬼鬼的小说和电影，那些匪夷所思的神奇情节，很可能是因此获得了灵感。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毫无疑问，这些黑色丑陋的鸟儿，显然不是到小区里来散步。一定是小区里某些东西吸引了它们，也许是为了院子里的樟树，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樟树上一粒粒黄豆般大小的果子，天寒地冬，这些小果子就成了黑鸟的食物。当然也可能是瞎说八道，所谓的小果子根本就不能食用。我仔细观察过，看着黑鸟在樟树上乱窜，看不清楚它们干什么。很显然，我还缺乏足够的耐心，而且视力也不行，看来真应该考虑去买个军用望远镜。

在城市里能见到鸟儿，从来都是好事，这说明适合它们生长的环境，已发生改变。电视上曾经报道过，我国一些农村地区，竟然连最常见的麻雀都没有了。专家通过研究发现，农药的滥用，正在使得贪嘴的麻雀得厌食症。

适者生存，能在城市里苟活下来，都得有些特异功能，譬如这些黑鸟。成群结队的黑鸟，在你眼前飞来飞去，无声无息，仿佛一只只正在入侵的蝙蝠。这是道奇特的景观，充满了陌生感，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那些看着顺眼的鸟儿都不见了，报春的喜鹊哪去了，小麻雀哪去了，我很怀念它们。

风景区南山

南山这称呼，通常不是南面有座山的意思。面山而居，大山挡住出路，起码风水上没什么可取。开门见山是比喻，是直截了当，并不是说在家门口，大门牙似的竖着一座山。中国的传统建筑是四合院，最好的房子是北屋，理由很简单，坐北朝南，阳光灿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的南山，大家过生日的寿比南山，都不是说的南面那座。

中国文化中的南山，是陕西的终南山，不相信可以去翻字典。耳熟的一个成语是“终南捷径”，有志于仕途的人，应该不会不知道这条近路。南山又叫太乙，或太一，“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可惜陕西人心胸宽广，没有想到注册商标，于是各地见贤思齐，依葫芦画瓢，就有了自己的南山，深圳有，海南有，南京也有。

因为历史上的典故，南山在不在南面无所谓，景色好坏也不重要。取这两个字的共同点，往往看在文化的情面上。譬如南京的南山，其实是在城市的西南角。要说景色，也有山也有水，却不能与城东享有大名的紫金山媲美。南京地处丘陵，周围有很多山，山都不高，都还有些特点。春牛首，秋栖霞，很难说哪个山头最好。风景这玩意的好坏，从来就有些人为，说它好就好，说它不好就不好。

双休日和交通工具的方便，正在悄悄改变人的出门观念和生活方式。如今这年头，例假日在玄武湖中山陵见到的，都是外地游客。南京人要么在家看电视打麻将，要么索性跑得远一点。南山的好处是距离合适，离市中心四十多公里，开车不足一小时可以到达。太近了，会让人没有离家的感觉。太远了，毕竟想去也不太方便。

二年前，喜欢这里的环境幽静，风景还说得过去，满眼松林和竹园，就动了在此处租个房子的念头，目的当然是为了静下心，好好写点东西。将房子租了下来，难免经常走动，没想到这里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不过两年时间，眼睁睁地看着它热闹起来，花香鸟语，人声车声喧嚣，俨然已是 3A 级的风景旅游区。说老实话，我也弄不明白 3A 级是个什么标准，只听说再多一个 A，就是顶级的风景区了。

这几年的城市，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市内在变，郊区在变，很偏远的地方也在疯狂发展。人们的活动半径，像一只贪婪的手一样，越伸越长。很多朋友买了车，动不动就打电话问我，南京周围还有什么地方可去。那情形都有些迫不及待，仿佛饕餮之徒饿极了，恨不能立刻找一家大快朵颐的馆子。我真不太愿意推荐新开发的南山风景区，说来说去，也是私心在作怪。既然它担着文化的虚名，真不太愿意有太多的人去打扰它。

长大当爷爷

电视上对几个小孩进行采访，问长大了想干什么。各式各样的答案，童言无忌，五花八门，最精彩的莫过于“长大了当爷爷”。这回答孔夫子听了，也只能点头称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孺子可教也。

对孩子进行理想主义的教育，已经越来越看淡。我们小时候，大人若问未来的雄心壮志，常听见的回答，是学雷锋，当人民解放军战士，做英雄人物。到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思想解了放了，以经济为中心，孩子的回答是当大老板，当总经理，挣很多很多钱。小孩子的观点，其实也是大人的观点。当英雄也好，挣大钱也好，都脱不了功利的窠臼。想来想去，还是当爷爷的想法最朴素，虽然有些傻。

孩子的话因为傻才可爱，成人太傻了，就不怎么能原谅。譬如前些时候的网上北外女生处女率调查，唇枪舌战硝烟四起，多少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我不想再复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不想谈论它的是与非，今天会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耳边还有人言辞确凿地在唠叨这件事。

抗战胜利以后，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北平一位官员竟然宣称：“如果处女膜没有破裂，不能算是强奸。”这个混账话，自然要遭到强烈讥讽，有人便